

影印宋藏遺珍

第三函
函十冊

農新錄

雙峯山曹侯寶林傳卷第四

秦

第十八祖伽耶舍多章簷狗品第二十二

余時伽耶舍多者摩提國人也昔所
生處於此國西三千之里有一大山
名寶落迦其山南面居于一足地廣
平正父母舍宅而悉在中姓鬱頭藍
號伽耶舍多父名天蓋母字方聖而

初孕時夜夢神人告方聖曰我來也
手執寶鏡而就其母於此寤覺身躰
安樂時出異香徧滿於室時時舍內
每現圓光懷得七日而自誕育身如
瑠璃內外明徹年甫十二都不洗浴
其身清淨絕無塵垢時人共語悉不
勝彼心常閑靜亦不多語處于舍宅
亦不執怪尔時僧伽難提告大眾曰

我昔本師羅睺羅多當受記云從吾
之後於摩提國又出一師名伽耶舍
多吾與汝等同尋此聖如此行已當
會遇之尊者語訖與諸大衆至摩提
國於法座上爲衆演說忽於一日而
有微風從西而起尊者迴面向西而
候其事已乃告大衆汝等諸人識此

風不衆曰聖智非惻尊者曰今此風者名曰道風從此而去三千里內而有聖者欲出于世先淨國土而生其風又告衆曰今此風者不同諸風亦名淨土風此風和涼不損一切雖入大海不作諸浪雖入林木不動枝葉所有疾病遇此風者皆悉痊退所有諸

業懺不消者遇此風故皆悉除滅所
有習學心不通者遇此風故心即朗
暢而會其理尊者言已命大衆曰西
尋聖者而化導之即作神通舉衆皆
攝未至食頃到一大山山上有蓋如
寶落迦尊者曰此是聖所聖亦止此
言猶未訖見一俗舍枕于此山除此
一舍更無他止是時尊者至彼舍宅

云此躋歇坐猶未久見一童子年當
十二手抱銅鏡至于師所往返問荅具
如上說父母見子有此奇異欲令出
家遇尊者故方得度脫將至古寺登
羅漢壇而爲受戒師賜法藏并說其
偈而教囑敬而奉行尔時伽耶舍多
得付法已游行教化到一世界名月
氏國於彼國土大作佛事說法度衆

導化無量又彼國中有婆羅門家養
得一犬常於屋簷下臥縱蹇逐去還
來本處如是臥此簷下經于十年不
止別處人有所怪何好於此或復有雨
并水所浸亦不離此臥於水中尔時
婆羅門心自念言此犬何意而好處
此更不餘止以杖驅逐蹇去還返如

是打喝又經五年。介時婆羅門年始
三十名曰鳩摩羅多。心常勇健不信
有佛。亦不信法。不信因緣。及諸果報。
而信外道。常師梵志。談非因緣。何有
果報。俱是自然。梵志所說甘心信伏。
時鳩摩羅多告梵志曰。師說自然。非
因緣法。今此猶者。當何自然。而趣于此。
梵志曰。此猶其心自然。而好低下。亦

非因緣之所感故尔時鳩摩羅多又
告梵志曰我於昨夜而作一好夢夢
見真金曰赫赫照天地我與梵志等
處于一暗室忽被日光射二身如琉
璃師身淨無物我身蟻衆食師說達
自然而爲我消釋尔時梵志告鳩摩
羅多曰此日出自然赫赫自然赤真
金躰自然非物能賤貴天地本自然

光照於彼此二人處于室明暗各自
然汝身蟻衆食我躬常自然今時鳩
摩羅多雖聞所解心猶未釋又曰我
所作夢欲釋其原師所解夢還如說
夢如此解已非我意中揔說於自然何
如夢說夢又曰願逢一智者而爲我
解釋與彼事相應我願隨師學作是

念已即捨梵志而歸本舍。尔時伽耶
舍多在彼國中於一座上告大衆曰見
此氣不大衆曰見師曰教說此氣者
大乘氣也何以夫氣像者氣如虹環
其事必圓氣如玉璫菩薩在傍今此
氣者猶如玉璫下有聖者不久出世
又云佛記云吾滅度後九百年中當
有菩薩現月氏國後而化導至于北

天復度一衆次第二十今此氣者必
當是乎尔時伽耶舍多即下本座與
諸大衆至于氣所到彼氣所其氣漸
隱師即立住轉復不見師曰此聖非
遠且候從容須臾之間有婆羅門年
甫三十來問左右曰此是何人左右
報曰是佛弟子尔時婆羅門却歸本
舍而閉其戶是時伽耶舍多告大衆

曰前瑞所起不離此宅尊者進步漸至宅所而扣其戶介時婆羅門報曰此舍無人尊者問曰荅無者誰時婆羅門鳩摩羅多聞其語異不同梵志必是智人而可屈就時鳩摩羅多即開其門禮覲尊者請於舍內而踞其塌以諸果藥而供養之是時尊者作

是念言今此人者必當是矣時鳩摩
羅多而供養已乃問師曰我家有一
犬常於檐下溼地而臥前後打逐輒
去還返至於彼臥更不移止今請智
者爲說其事與意同故我即師學尊
者曰若我所說定其昔事與汝意通
實師我不鳩摩羅多若與意合當隨
師學伽耶舍多曰今此犬者是汝父也

何以故爲有少業而墮狗中其父死
時汝身不在父有黃金未付於汝金
在簷下以匳盛之可有千錠汝若不
信但掘於此汝收金後狗臥隨處不定
於彼時鳩摩羅多即致其功便掘其
地未至五尺掘著其匳匳有黃金實
千餘錠收拾以訖其犬不止隨其處
所而自安臥時鳩摩羅多不違願

故便隨師學又問昔夢具如前白尊
者曰汝夢見日是佛日照曜天地者
度二衆也二人處暗室者心未明了
也日光照身者出無明宅也身如琉
璃彼所淨者自利一身非度他衆汝
身有蟻衆所知識而自湊泊當於彼
所而食汝祿尔時鳩摩羅多聞說二